

敬鬼神而遠之——淺探孔孟二聖的鬼神觀

一、前言

孔子弟子樊遲請教孔子什麼是知，孔子的回答卻是：「務民之義，敬鬼神而遠之，可謂知矣。」¹

死生事大，在人類歷史上，各個民族、文明的哲人們對於宇宙星辰、自然萬物的運行，以及生命的來源和去向，都有自己的觀察、探尋和解釋。

而在距今兩千多年前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，在穆斯林教徒、猶太教徒、瑣羅亞斯德教徒等古老文明，以他們自己的方式闡述對世界的認知時，在中國尚沒有系統宗教時，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文化，以一種追求生命真相的方式出現，他只談教育，卻深深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且延續到今天。

在那個被稱為軸心時代（Axial age）的時間裡，儒家最重要的兩位哲人：至聖先師孔子，亞聖的孟子，他們究竟是如何看待、解釋鬼神這一概念的呢？

本文將對此進行簡單的探討和分析，希望能從中展現對當今社會與個人有意義的啟示。

二、時代背景

（一）殷商時期的鬼神觀

想了解孔孟二聖的鬼神觀，需先知道，夏商周三代的鬼神觀有著明顯的變化過程，而這種來自整個民族的時代背景變遷，無疑會對兩位聖人有著很大影響。

《禮記·表記篇》記載：「夏道尊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，先鬼而後禮。周人尊禮尚施，事鬼敬神而遠之，近人而忠焉。」²可見在周朝之前、夏商之際，時人多崇鬼神。尤其在商朝，還出現了覡巫的職業，《國語·楚語》中記載：「在男曰覡，在女曰巫。」³目前普遍認為在周代之

¹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02。

² 王雲五主編，王夢鷗注譯：《禮記今注今譯·二版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），頁933。

³ 左丘明撰，徐元浩集解，王樹民，沈長雲點校：《國語集解·楚語下第十八·昭王問於觀射父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，頁513。

前,巫覡是整个社会中最有能力、最具权威的人⁴。可見「先鬼而後禮」所言不虛。

（二）周朝的鬼神觀

到了周朝，祭祀和鬼神觀發生了很大的改變。首先是對於鬼神的界定更加清晰。根據《周禮·春官·大宗伯》中記載，彼時「鬼神」一詞，可大致分為天神（如昊天、太一、方）、地祇（如社、稷、華等）以及人鬼（包括先王、祖先等）⁵。

更為重要的是，相較夏商時期單純的「事鬼敬神」，周朝的哲人們則更加注重「德」：

「考古學家發現，在商代甲骨文中還沒有「德」字，但在周代文獻中「德」字開始頻繁出現。在《尚書·周書》中，幾乎每篇都有對「德」的敘述，《尚書·蔡仲之命》曰：「皇天無親，唯德是輔。」《尚書·召誥》曰：「王敬作所，不可不敬德。」⁶

當鬼神觀演變到這個時期，則不僅僅是當初的「事鬼神」了，而是和政治和哲學的概念連接了起來。

總的來說，周朝的賢人如周公姬旦，對國君等統治階級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一點：敬德保民。如同《左傳》中記載：「神所憑依，將在德矣。」⁷這種變化深刻影響了孔子，而後由儒家以及後世聖哲發揚光大。在魯桓公六年（公元前 706 年）時，隨國的賢人季梁甚至提出「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」⁸的觀點。從此「德」與「政」便聯繫了起來，法國古典經濟學家魁奈也認為：「中國人對倫理和政治不加區分，修身與治國之道實為一體。」⁹這改動，影響了中華民族之後的千年歷史。

⁴ 張卉，蔡方鹿：〈政治視域下的先秦儒家鬼神觀〉，《文史哲》2021 年第 6 期，頁 86。

⁵ 王夏群：《從《論語》看孔子的天命鬼神觀》（上海：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哲學系碩士論文，2014 年），頁 6。

⁶ 王夏群：《從《論語》看孔子的天命鬼神觀》（上海：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哲學系碩士論文，2014 年），頁 5。

⁷ 牛沖：《注音詳解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3）頁 27。

⁸ 牛沖：《注音詳解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3）頁 19。

⁹ Maverick Lewis, *China, a Model for Europe*, San Antonio, Paul Anderson Company, 1946, p.189.

三、孔孟二聖鬼神觀

（一）變置社稷

《孟子》一書中關於孟子對鬼神的看法，便是較為廣為流傳的那段：

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，得乎天子為諸侯，得乎諸侯為大夫。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。犧牲既成，粢盛既潔，祭祀以時，然而旱幹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」¹⁰

這段話中有三個「社稷」，前者和後者皆是土谷之神的意思，而中間諸侯所危則是指國家。孟子認為一個國家裡，百姓才是最重要的部分，而後社稷神祇，最後是君主。

如果君主諸侯、社稷鬼神對百姓們無用甚至造成了危害，則需要變置。雖然這是站在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待鬼神，但可以發現，孟夫子並沒有說廢除社稷，而是更改新的社稷之神，重新恭敬地祭祀，可見這也是謹遵孔子的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

（二）敬鬼神而遠之

曾有許多觀點因「子不語怪力亂神」¹¹，而認為孔子並不尊重和相信鬼神，是無神論者，這是典型的斷章取義。從其他記載在論語中的故事和經句中，可知孔子在許多場合，都直接或間接地表達過自己對於鬼神的觀念。

間接者，例如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，子曰：『吾不與祭，如不祭』」¹²祭祀先祖時（此處神實為人鬼，即先祖），應事死如事生，以生前恭敬孝順存心供養。如果因故而請他人代祭，則如同請人代替自己孝敬父母，雖然代者恭敬，終究不是自己，故言如不祭。

又如孔子生病，子路希望夫子向鬼神禱告。孔子卻說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¹³此處卻不是說孔子平時每日禱告鬼神。李炳南老居士在《論語講要》中指出：「孔子平時言行純善，決不違背天地神明，事事如禱，所以說：『丘之禱久矣』。」¹⁴正如夫子說：「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」¹⁵並不是年紀大了就可以為所欲

¹⁰ 史次耘：《孟子今註今譯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73年），頁393。

¹¹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28。

¹²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47。

¹³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37。

¹⁴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37。

為，錢穆先生認為：「聖人到此境界，一任己心所欲，可以縱己心之所至，不復檢點管束，而自無不合於規矩法度。」¹⁶應理解為孔子平時言行純善，故事事如禱，事事從心所欲而不逾矩。

而直接者，如《中庸》中記載夫子感歎：

「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！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使天下之人，齋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《詩》曰：『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，矧可射思！』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」¹⁷

此處則為認為孔子是鬼神崇拜者之所根據，然而夫子也曾說到：「非其鬼而祭之，諂也。」¹⁸祭祀不是自己應該祭祀的鬼神，那就是諂媚。可見，夫子既不是一味單信鬼神，也不是所謂的無神論者。比起鬼神是什麼，孔子更加注重在祭祀、面對相關問題時，自己的心在彼時是何種狀況。

例如當子路問事奉鬼神和什麼是死，夫子的回答是「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」、
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¹⁹，可見夫子更注重的，不是惶惶然思索死後如何，而是當下是否敦倫盡分，是否做好本職。

四、結語

現在學者分析孔孟儒家的鬼神天命觀，已經非常翔實。然而多是從政治、哲學角度來進行對客觀現象的闡述和分析，卻沒有抓住重點：我們能從聖人的行為裡學到什麼？

古代的祭祀，並非諂媚於天地鬼神。在《左傳》中，賢人季梁告訴隨國國君，獻上「博碩肥腍」的牲畜，呈上「潔粢豐盛」的稷黍，不是只是供其享用，而是為了敬告先祖、鬼神，「謂其民力之普存也」，百姓們現在生活過得很好，「謂其三時不害，而民和年豐也」，國家治理安定，風調雨順；奉上「嘉栗旨酒」，也是為了敬告先祖、鬼神，君臣上下勦力同心，「所謂馨香，無讒慝也」。²⁰

緬懷祖先，並非依戀悲痛，而是孔子教導我們，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

¹⁵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21。

¹⁶ 錢穆：《錢賓四先生全集·論語新解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98年），頁37。

¹⁷ 陳柱撰，黃海棠點校：《中庸通譯·中庸注參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頁79。

¹⁸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38。

¹⁹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191。

²⁰ 牛冲：《注音詳解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新華出版社，2013）頁19、20。

孝之至也。」²¹要保持我們在事奉先人生時的孝敬心，保持感念先祖積德、護佑子孫的感恩心。

祭祀天地神祇，也並非迷信愚癡，孔子教導我們對於不知的東西，要知曉敬畏，「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」²²，守住了「敬」，才能抓住禮的本質，從而克己復禮，達道安仁。

²¹ 陳柱撰，黃海棠點校：《中庸通譯·中庸注參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頁84。

²² 李炳南講述，徐醒民編：《論語講要》（武漢：長江文藝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220。

參考文獻

一、古籍專書（按朝代）

左丘明撰,徐元诰集解,王樹民,沈長雲點校:《國語集解》,北京:中華書局,2002年。

二、現代專書（按姓氏筆畫）

牛冲:《注音詳解古文觀止》,北京:新華出版社,2013。

王雲五主編,王夢鷗注譯:《禮記今注今譯·二版》,臺北:臺灣商務印書館。

史次耘:《孟子今註今譯》,臺北:臺灣商務印書館,1973年。

李炳南講述,徐醒民編:《論語講要》,武漢:長江文藝出版社,2011年。

陳柱撰,黃海棠點校:《中庸通譯·中庸注參》,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11年。

錢穆:《錢賓四先生全集·論語新解》,臺北: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,1998年。

Maverick Lewis, *China, a Model for Europe*, San Antonio, Paul Anderson Company, 1946.

三、學位論文（按姓氏筆畫）

王夏群:《從《論語》看孔子的天命鬼神觀》,上海: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,2014年。

李涵:《詩經·商頌·玄鳥名物考釋與宗教文化研究》,長春: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,2020年。

侯貝:《16-18世紀西歐中國熱現象研究》,雲南:雲南大學碩士論文,2019年。

秦寧波:《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儒家文化研究》,山東:山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,2016年。

四、期刊論文（按姓氏筆畫）

王婉添：〈殷周之際宗教觀念轉變刍議〉，《華夏文化》，2020 年。

左金眾：〈孟子變置社稷的宗教鬼神思想〉，《雞西大學學報》第 16 卷第 5 期，2016 年 5 月。

張卉，蔡方鹿：〈政治視域下的先秦儒家鬼神觀〉，《文史哲》2021 年第 6 期，2021 年 6 月。

趙法生：〈殷周之際的宗教革命與人文精神〉，《文史哲》2020 年第 3 期，2020 年 3 月。

劉小葶：〈從殷墟卜辭中的祭祀方式變化看商代祖神觀念〉，《中原文物》2009 年第 2 期，2009 年